



中、馬使徒 馬禮遜

楊鍾祿

福音傳遍全世界是最近二百年才出現的現象。我們正處在主所預言的末世末期時代：「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，對萬民作見證，然後末期才來到。」(太二十四 14)

起初三百年，福音傳遍歐洲與地中海沿岸地區。以後便陷入羅馬天主教掌權時期，直到十六世紀，1517年宗教改革運動以後，聖經信仰的基督教才重新出現。

改教運動使天主教蒙受極大打擊，整個歐洲北部地區，幾乎完全脫離天主教；天主教會一方面進行內部改革，同時開始隨著地理大發現所開通的海洋航線向外拓展新教區。十六世紀的海洋大國西班牙正是天主教最忠心的擁護者，當時有一位名叫羅耀拉(Ignatius of Loyola)的修道士，組織成立了一個最強的擁護教皇的修道會，就是後來非常著名的「耶穌會」(Jesuits)。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，差到中國來的天主教宣教士幾乎清一色是耶穌會的修士。後來與康熙鬧得不歡而散，以致禁止西教士在華傳教的主要原因，也就是耶穌會的宣教士需要完全聽命於梵諦岡的教皇；結果就在祭祖祭孔的事上，發生禮儀之爭而導致天主教在中國宣教的失敗。

當天主教的宣教發展無法前進時，西方的基督教發生了幾件重大的事，而促進了基督教普世宣教運動的興起。

第一、十八世紀的衛斯理兄弟(John Wesley and Charles Wesley)所帶動的英國靈性大復興運動，喚醒英國教會重新挑旺對宣教的使命感。約翰衛斯理於1791年安息，神在1792年就差遣威廉克里(William Carey)往印度宣教，並帶動西方教會開始向外廣傳福音的浪潮。

第二、主日學運動的興起。1780年英國的雷克斯(Robert Raikes)開始推動主日學運動，很短時間裡成為基督教會的一個主要結構，千萬兒童的屬靈生命就在主日學校裡被建立，為神的國度在未來兩個世紀裡預備了大量的人材，特別是宣教人材。

第三、美國的屬靈奮興運動。衛斯理的同工懷特腓德(George Whitefield)1740年在美國東岸的佈道大為成功，同時有另一位美國最重要的復興領袖愛德華滋(Jonathan Edwards)帶動美國教會的大復興。十九世紀有芬尼(Charles Finney)、慕迪(Dwight Moody)、信恩德(Billy Sunday)等，二十世紀的代表人物便是葛培理(Billy Graham，或譯

葛理翰，1913-)。復興運動促進超宗派的合作，特別是在宣教事工上。

第四、各類型的差會與宣教機構成立，為西方的宣教士鋪設許多促進普世宣教的道路。例如宗派與超宗派的神學院與差會，不斷的預備並差派宣教士出去、聖經翻譯、醫療宣教、文字宣教、廣播宣教、短宣、帶職宣教等。

自十九世紀開始，西方的基督教宣教士大量出動，湧向西方以外的各地，為基督作見證。十九至二十世紀有數十萬的宣教士由西方湧向各地；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更有大量的非西方宣教士，加入普世宣教的隊伍，使主耶穌的大使命快要在我們眼前完全應驗。

我們可將馬禮遜於1807年來中國看為使徒行傳的一個新篇章。世界人數最多的一個民族，終於首次有機會聽到純正的耶穌基督的福音！終於有機會讀到本身語言的全本聖經。就是從這個人——馬禮遜牧師開始的。

今年，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都在記念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；1807年，第一位更正宗基督教宣教士，英國人馬禮遜牧師，踏上中國的土地，開啟了中國宣教之門。在神對普世的救贖計劃裡，顯然是一個極具重大意義的一件事，也是主耶穌吩咐教會的普世宣教大使命中極具關鍵性的一個新起點。對馬來西亞的華人教會來說，則具有更大的意義，因為馬禮遜也是最早到馬來亞來的更正宗宣教士。馬禮遜是以馬六甲作為向中國宣教的一個重要基地。馬六甲的宣教事工雖是由他的同工米憐(William Milne)主要負責，但仍是馬禮遜主導策劃的。他們兩位是神差到馬來亞來的福音使徒，今年馬來西亞的教會(不只是華人教會)都應特別的記念他們兩位，向神獻上感恩。

自馬禮遜來華展開對中國人的宣教事工以來，這二百年來，福音已遍傳中國全地及海內外華人居住之地，今天幾乎難以找到還有一個未聞耶穌之名的華人地區。華人信主的人數從1807年的0到今天可能已達到1億(一萬萬)人！並且還在不斷的在增加，每天單在中國估計有3至4萬人接受耶穌為主。

使徒行傳是一本未完成的書，尤其在過去這兩百年，更來到宣教的高潮時代。1807年馬禮遜來中

國以及馬來亞，顯然是在神的宣教計劃中非常重要的一點，與我們作為馬來西亞的華人教會關係尤為密切，我們今天可以把它當作過去兩百年，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使徒行傳來讀，讓我們更明白並認識神的奇妙作為。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。時候到了，神就必照著祂的預言完成祂的旨意。

馬禮遜生於1782年，自幼聰明用功，13歲便能熟背詩一一九篇。為更能了解聖經，他特地學習拉丁文、希臘文與希伯來文。20歲立志作宣教士，1803年進入神學院，父親流淚求神不讓他走，後來恐得罪神才同意讓他進入神學院。以後他進一步向倫敦差會申請成為宣教士，差會決定差派他到佔當時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去。馬禮遜夫人在《馬禮遜回憶錄》中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：「看哪，這些從遠方來，這些從北方，西方來，這些從秦國來。」(賽四十九12)(「秦國」原文作「希尼」普遍上都被認為是指中國。)她說：「如果地上的教會沒有對馬禮遜說『你要去中國』，那麼天國就沒有喜樂。」(《回憶錄》17頁)。當馬禮遜決定去中國宣教後，便開始勤學中文，當時有一位名叫容三德的中國青年教導他學習漢語與廣東話，但在準備前往中國的航程上仍面對一些困難。

二百年前正是英國開始興盛，向外拓展的時期。當時英國人把鴉片賣給中國，然後從中國運回絲綢、茶葉、瓷器。當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包辦所有的遠東貿易，其商船在中英之間往來頻密；馬禮遜若要從英國直接去中國，乘坐東印度公司的船是唯一的選擇。但因東印度公司本身所幹的是販賣鴉片生意，惟恐宣教士在海外傳道對公司的業務有妨礙，因此一律不許宣教士搭乘。馬禮遜不得已只得先到美國，再轉乘搭美國輪船往中國。

1807年1月28日，馬禮遜在英國港口等船去紐約，他在當天的日記上寫著：「……我問自己，要離開朋友們和我的國家的目的是甚麼？……乃要代表榮耀的上帝，前往中國拯救可憐的罪人……」(《回憶錄》28頁)

1807年2月1日，當船從泰晤士河啟航，馬禮遜在日記上寫著：「我離開了親愛的家人、朋友和祖國，從這裡出發去從事一項巨大的工作，我對此在思想上感到無所依托。於是我讀聖經和仰望上帝

以尋求支持。昨晚我哭得很厲害。我的心突然喊出，啊，上帝，我的救主，求你與我同行！」(《回憶錄》31頁)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做出這麼重大決定的青年，心中的壓力與掙扎！但他愛神過於一切，為中國人的靈魂的需要，馬禮遜來了！

船行三個月後抵美，搭乘「三叉號」赴中國。船長問他：「你期望你能改變中國人，使他們放棄拜偶像嗎？」馬禮遜答：「先生，我不能。但我相信上帝必定能。」

1807年5月12日，馬禮遜乘「三叉號」離開紐約啟程，在海上航行113天，經過馬六甲海峽，並且上岸。1807年9月4日抵達澳門。(澳門在明朝時便被葡萄牙人佔據，成為外國人進入中國的一個門戶。清朝時期廣州才開放讓外國人設立商務辦事處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1715年(康熙50年)已在廣東設立了永久性商館。)馬禮遜只在澳門停留約24小時就必須離開，因為有三大攔阻：非常敵視新教的葡萄牙天主教勢力、嚴格禁止非貿易英國人在澳居住的英國東印度公司、嚴控外國人在華活動的中國人。三天後他到了廣州，但第二年因發生政治風波，中國政府下令所有英國人必須離開廣州。當馬禮遜正準備轉下南洋(檳城)另尋發展時，沒想到神已為他有意外的安排。他在澳門住在一位愛爾蘭人莫頓博士的家裡，並且認識了他的女兒莫瑪麗小姐，兩人相愛，後來結婚。在他與莫瑪麗小姐的婚禮上，澳門的東印度公司正式宣佈聘請他擔任公司的翻譯員，年薪500英鎊。那是1809年2月20日，是馬禮遜難忘的一天。第三天他寫信給父親，在信的末了他說：「我不期望在生前再可以看到你，但願在將來，我們必定會在天家永遠相聚。再見，我親愛的父親！再見了！」(《回憶錄》55頁)按當時的條例，馬禮遜的妻子只能留居澳門，不能隨他到廣州。第二年，莫瑪麗在澳門產下一子，不到二小時便夭折(瑪麗也差點死去)。因澳門的天主教會不讓出墓地，這初生的嬰孩差點找不著葬身之地。兩年後(1812年)，馬禮遜的父親去世，他在日記中寫著：「死亡，近來常光臨我的家庭成員；我的兩位哥哥和他們好幾個兒子，最後是我年邁的父親，一個接一個的走入墳墓，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候，死亡會突然臨到我們。」三年後，久病的妻子帶著兩個子女回英國休養，一去便六年，直到1820年8月，馬禮

遜一家(妻與一對兒女)才在澳門重聚，但重聚後第二年瑪麗在臨產前去世。馬禮遜親眼看著自己的愛妻與未出生的孩子死在面前，心中悲痛到無法形容！(《回憶錄》177頁)

在首七年中，馬禮遜一邊學習中文，一邊翻譯聖經。當時清政府嚴禁中國人教導外國人中文及為外國人印刷、出版文字刊物，犯者會被判處死刑。馬禮遜為生存與居留之需，擔任東印度公司翻譯員。七年後為印刷工人蔡高施洗，成為福音在中國的首個初熟之果。1814年7月16日，其日記云：「高山之麓，罕有人跡；有水一溪，迂迴凝碧。余于是奉父子聖靈之名為彼施洗，祝彼為吾道收穫之第一佳果也！」



米憐

在馬禮遜的要求下，倫敦差會在1812年差一對宣教士到中國來，那就是與馬禮遜同樣偉大的宣教士米憐，他成為馬禮遜最親密而得力的同工。但廣州與澳門都不容許他居住，1815年馬禮遜差米憐到馬六甲去，有一位名叫梁發的印刷工人也隨同而去。梁發值得我們紀念的有三件事：他負責印刷世界上

第一本華文聖經、他被馬禮遜按立成為世界第一位華人牧師、他所寫的福音小冊《勸世良言》被洪秀全用來發動太平天國運動。而太平天國運動也成為促使戴德生(Hudson Taylor)到中國宣教的一個誘因。在馬六甲的宣教、辦學、辦報及出版中文聖經等事工，主要都是米憐的工作。非常可惜的是，他們只能同工七年，米憐夫婦都死了，當時米憐只有37歲，正是馬禮遜喪妻後第二年。

馬禮遜與米憐密切同工，譯經、辦校、教學、出版中英月刊，成為近代宣教、對華宣教不可磨滅的一頁，留下永恆的印記。米憐在馬六甲工作



梁發

七年，於1822年肺病去世。馬禮遜1823年2月到馬六甲，7月離開，不足半年時間。但他仍可與米憐並稱為馬來亞的宣教先鋒、基督使徒。

回廣州後不久，馬禮遜按立梁發為第一位華人牧師。同年底，得以在華16年後首次回英國，並在英與伊麗沙白結婚，1826年同返廣州。八年後，就是1834年8月1日，馬禮遜在廣州病逝，年52歲，葬在澳門，與前妻和兒子之墓相依。

馬禮遜除了與米憐完成新舊約聖經的中文譯本，另編寫三大冊共4,500頁的《英華字典》(屬世界第一本)，還有一本《廣東土語字匯》；另一方面，除了在馬六甲與米憐出版世界首份華文月刊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及《中印拾遺季刊》以外，在澳門也協助出版第一份中國英文報紙《廣州記錄報》。此外，馬禮遜中文著作有12種，英文著作有19種。馬禮遜在廣州與澳門也有專為華人開設的醫館。



圖片提供：楊其輝

一位英國人，為讓海內外華人能獲得使人得永生的福音，完全擺上了一生的時間與生命。25歲離開所有的親人朋友，孤單冒險的到中國來，在困苦生活中勤奮工作，經歷銘心刻骨的喪妻、喪子、喪父、喪同工之痛。在中國政府的威脅、澳門天主教的仇視、諸般外加的敵對攔阻之下，為神的國度做了影響長遠的工作，為向中國人宣教的事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，對以後來華的西教士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，對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相互了解、傳播基督教福音信仰與聖經真道，作出了無可限量的貢獻。在馬禮遜安息後12年，在中國的各國外僑為他立了一個石碑，稱他為萬世不朽之人！

馬禮遜墓碑文：

嘗聞天地間有萬世不朽之人，端賴其人，有萬世不朽之言行，如哉英國之羅伯馬禮遜者，乃萬世不朽之人也。當其於壯年來中國時，勤學之力，以致中華之言語文字，無不精通。迨學成之日，又以所得於己者，作為華英字典等書，使後之習華文漢語者，皆得藉為津梁，力米功倍。故英人仰慕其學不厭，教不倦之心，悉頌為英國賢士，由此不忘其惠，立碑以誌之日：羅伯馬禮遜，英人也。生於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五日，距終於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，共享壽五十二歲，溯自嘉慶十一年九月間始來中國，至嘉慶十三年初為經理公司事務，及道光一十四年三月內，公司既散後，經理國家事務。迨未數月而病，遂不能起，卒其子儒翰馬禮遜者，雖未足繼其徽，亦累能濟其美。故今日學廣所傳功垂永久，實為近代之所罕睹者焉。

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
聖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
各國眾友等仝勒碑

百年後，1934年8月1日，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，另立一紀念碑，末了詩云：

偉哉馬氏基督為心，成上帝旨宣播福音；
聖靈引導冒險蒞臨，潔淨膏膏馮灑甘霖。
齋嘗艱苦樹範垂嚴，至死不懈貫徹初忱；
敬虞博愛超經古今，先生之風天高海深。

(作者為馬來西亞巴生衛理公會主任牧師)